

星明本

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重刻剡源文集叙

余自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為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為司業時嘗叙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為

文其命意構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衒
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
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
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
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
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
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
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即棄

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為
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
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
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
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為難及也余故
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
萬曆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叙

刻剡源先生集小引

剡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
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
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摘藻為古文
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秣林
然先生輒又敝帚視之故非以此獵人世名
者至世之升沉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
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
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為江南夫子一樂道先

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紀載先生高標逸韻
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
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旣澹如又不喜標揭為
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

明宋潛溪氏為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
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
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
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
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

之日月之光匪燿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為

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敎兩都國子敦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敎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為之引顧

安能為先生志萬一而思寢司成公命輒拜
手僭引其端云

萬曆辛巳仲秋

賜進士出身迪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
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
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
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
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
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
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薺而辭骯髒敝弊已甚慨然
以振起斯文為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
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
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
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
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

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
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
世常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

上聞遣使訪于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偕以爲體偶儷以爲奇覲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櫟括聲律孳孳爲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標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

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恣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旣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

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即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訛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邈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秘重著作不妄與人以

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
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尚係
乎好尚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固攸重而人之取者舍
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
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
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
先生耳他何能尚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
居止爲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獵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
之意乎至我

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
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
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謄人錄之卷或散于裒